

譯評

繪寫康熙——*Emperor of China* 及譯本《康熙》文體評析

蔣宜臻

原書名：康熙：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
(*Emperor of China: Self-portrait of K'ang-hsi*)
作者：史景遷 (Jonathan D. Spence)
譯者：溫洽溢
出版者：臺北，時報出版
出版年：2005
總頁數：221
ISBN: 9571343633
售價：NT 250 元

耶魯大學史學系的中國近代史學家史景遷 (Jonathan D. Spence)，以流暢、活潑、近似小說的寫作風格聞名。他重視個人在歷史的地位，著作幾乎都是人物傳記，藉由刻畫傳主的性格、稟賦、際遇與所處的大時代背景，栩栩如生地呈現歷史事件的場景，其早期著作 *Emperor of China: Self-Portrait of K'ang-hsi* 即大膽採用獨特的寫作手法——以第一人稱的自述口吻，模擬康熙的「自傳」。他在史料中抽絲剝繭，抽離出流露康熙個人思緒的隻字片語，建構出康熙的內心世界，讓讀者「傾聽他藉由文字傳達的態度與價值觀……從康熙自己的觀點，領略他內心深處的罣礙，進而更加瞭解康熙這個人。」(溫洽溢譯，2005，頁 7-9)

這幅以言文史料為素材，以現代英文勾勒（轉譯）的康熙自畫像，在成形的三百多年前，其實已經歷過滿文轉譯為漢文的過程，而在 *Emperor of China* 出版三十一年後，臺灣時報出版推出中譯本《康熙：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》，還原翻譯這幅畫像，第三度翻譯康熙之語。在這多次的翻譯過程中，史景遷想以真實的康熙之語「自述」康熙的目標，是否能夠達成？史景遷轉譯史料時，採用的文體又呈現出何種康熙形象？溫洽溢的還原翻譯描繪的康熙形象，是否與史景遷描繪的相同？

若能深入探討滿文到漢文的第一度翻譯，我們可以更瞭解康熙的滿人文化背景，但礙於筆者能力的限制，僅能對滿文史料所占的份量與重要性，稍作描述。

第一度翻譯——滿語到漢語

滿文為清朝國語，入關之初，滿人漢化不深，君臣常以滿文談論公事，或以滿文撰寫奏摺，因此，當起居注官記載皇帝言行，收錄諭旨時，滿文起居注官的記載較為翔實，而翻譯成漢文的史料不免有所簡化（陳捷先，1977，頁 108-109）。最原始的起居注史料即有滿漢對譯的刪略與失真問題，雍正時期開館編修的《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》，更是刻意地潤飾刪削諭旨，甚至竄改臣工奏疏（莊吉發，1980，頁 126，143），使得《實錄》的真實性有待商榷。

史景遷以官修史料為素材描繪康熙，引用最多的是官修史書《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》，次為官方纂修的康熙語錄《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》，其次為第一手、未經纂修的康熙書信與硃批原跡，如寫給敬事房總管顧問行的親筆信函〈清聖祖諭旨〉、康熙硃批奏摺，以及民國十四年與十七年發現的〈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〉。康熙的親筆書信與硃批雖有引用，但大幅引用經過對譯刪修的《實錄》，使得這幅畫像的可信度在繪製時，已被打上問號。

第二度翻譯——漢語到現代英文

史景遷爬梳的史料極其繁雜，除官書之外，還參考當朝大臣的記聞、文集與年譜，描述康熙一朝的中西交流時，亦採用大量西文史料。面對數量如此驚人、雜亂無章的史料，史景遷試圖模擬在一刻之間湧起的人生回憶，以第一人稱敘事與不斷變換主題的流暢敘事，過去與現在並現，捕捉相隔幾十年的經歷，恍若康熙娓娓道來的「追憶似水年華」。他依循生、老、病、死的人生周期，以主題式的章節安排，從青壯年的「遊」(in motion)、「治」(ruling)、「思」(thinking) 到邁入晚年的「壽」(growing old)，以及描述眾子爭權的「阿哥」(sons)，最後以康熙五十六年的臨終諭旨作結。

擬自傳要可信，康熙的口吻真實與否非常關鍵。史景遷不僅是作者，也是「康熙語言」的譯者，他在序言裡也對康熙的語言多加著墨，評為「簡潔流暢、坦率抒發」、「口語化的特質」(溫洽溢譯，2005，頁 17-18)。他以何種文體詮釋康熙的語言特色，是否符合他對康熙語言的評語，即為一個有趣的問題。為解答此問題，筆者試從文體結構、人稱代名詞、字彙、成語分析 *Emperor of China* 呈現的康熙語言。

Emperor of China 的句型結構很簡單，而且適當運用連接詞，加上清楚明瞭的標點符號，讀來層次分明，簡單易懂。例如，根據 Freeborn (1996) 對子句功能的分類，以下長句可依主要子句 (main clause, MC1)、附屬子句 (subordinate clause, SC1)、關係子句 (relative clause, RelCl)、同位語子句 (appositive clause, AppCl) 的分類，拆成以下子句：

[MC1 I checked] [RelCl that rewards were given to the various people] [RelCl who helped us move across the country]—[AppCl the guides, scouts... and their women folk]—[MC2 and always insisted] [RelCl that the horses be lovingly tended]: [AppCl if there is a danger of rain, cover them up properly]; [AppCl if they have been ridden hard and have sweated, don't give them water

right away or they'll get ill.]

從此分析可看出，本句的每個子句皆很簡短，關係子句緊接著其修飾的主要子句（“I checked that rewards...”；“the various people who...”；“insisted that the horses...”），直接明瞭，文義清楚。多種標點符號的使用，也避免混淆，有助於閱讀：用破折號與冒號引出補充描述的同位語子句，分號將兩個子句分隔開。簡單的句型結構呼應史景遷對於康熙文體的歸類——「簡單、直接」（Spence, 1974, p. xxii）。清晰的標點符號也代表：這本自傳雖然強調康熙平實簡單的語言風格，且 *Emperor of China* 模仿的是康熙的書面文字風格，而不是模仿口語。

另外，單就 and 和 but 兩個對等連接詞來看，*Emperor of China* 呈現強烈的口語色彩。《朗文口語與書面英文語法》（*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*, LGSWE）的 LGSWE 語料庫分析歸納對話的語域特色，發現說話者會運用擴充策略連結說出的子句，擴充言談內容，包括使用對等連接詞 and 與 but，或是 so 與 because（Biber et al., 1999），而且 and 在對話中，常用於連接子句與發語詞，but 也是英文對話最常見的發語詞之一，因為說話者常用 but 修飾之前所說的話，或用 but 提出相反的意見。加上避免以對等連接詞起始句子是常見的正式英文文體寫作規範，*Emperor of China* 常出現以 and 和 but 起始的句子¹，不僅相當特出，而且功能也頗為近似口語的發語詞，例如：“...**And** this Ošan once claim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Gorolo clan... I did not permit this **and** he's had a grudge against me ever since. **And** he had no thoughts for my favors...”（Spence, 1974, p. 136），或是以 and 連接，不作停頓表現說話者的憤慨，如：“Hu Chien-ching...seizing people's **lands and wives and daughters, and murdering people** ...”（p. 30）。另一個對等連接詞 but，是 *Emperor of China* 最常用於表現轉折的連接詞，其他同義詞，如 although, nevertheless, on the other hand 僅各出現四次、一次、一次。與 and 相似，but 也常放在句首作為發語詞，甚至在書面的論旨也可看到——“...then let them be killed.

But spare the others...But the women in the bandits' camp.... (p. 32) ”。

若從人稱代名詞來說，中國皇帝專有的人稱代名詞「朕」，其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是 I 無法傳達的。史景遷在 *Emperor of China* 的序言中雖說明中國特殊的帝王避諱傳統，但他未試著將避諱的特性融入他轉譯的康熙語言內（如自創康熙獨有的人稱代名詞），而是使用無尊卑差異的現代英文人稱代名詞。康熙與臣民（以及讀者）同樣都用 I 自稱，甚至臣民也用 you 指稱康熙，使得皇帝與臣民的地位顯得較為平等，讓康熙的形象更為親和。

常用字彙頻繁重複出現，亦讓 *Emperor of China* 的用字顯得淺顯，風格平實，例如，對話中最常見的敘述形容詞（predicative adjective）——good 與 bad (Biber et al., 1999)，在 *Emperor of China* 出現的次數很頻繁，good 有 58 次，bad 有 27 次，讓康熙的用字顯得淺白，如：“It’s a **good** principle to look for the **good** points in a person and ignore the **bad**. (p. 34) ”, “...when an exemption was granted it benefited these **bad** people and not the **good** ones who had already paid. (p. 54) ”。與史的翻譯相比，原文的用詞其實比較明確和多樣，如「善於馭馬」、「精於騎射」、「人之美事」，一概以 good 形容。對話常用字頻繁出現，亦符合「對話的字彙選擇不多」（Biber et al., 1999, p. 545）的現象。

史景遷摘選的史料多出於官修史書，文體多是莊重的文言文，但其譯文相當淺白，不似書面語，無論是句型結構、人稱代名詞和字彙，皆呈現近似對話的語言風格。雖然史景遷要以不更動原典文句的方式，忠實呈現康熙，不加入自己的意見，但摘選、翻譯時，史景遷已突顯了康熙有別於其他帝王的親和坦率，人性化的一面。

第三度翻譯——英文到中文

對於該以何種文體翻譯此本風格獨特的偽自傳，繁體中譯本譯者溫洽溢在譯後序做了詳細說明——他認為謹守原典史料，還原原典字句，最能突顯史景遷欲以康熙之口述生平的創作旨趣（溫洽溢譯，2005，頁212）。《實錄》、《庭訓格言》、〈清聖祖諭旨〉與硃批諭旨是史景遷最常引用的史料，在 *Emperor of China* 中，所有史料皆很巧妙地編織成一致的淺白文體，然而，深究之下，引用的史料包括文言、白話，甚至是英、法、日文的外文史料，忠實還原除了會重現史料文體的不協調，遇到外文史料，譯者的翻譯也須依循還原史料的文體風格，因此，譯者以何種文體翻譯外文史料，亦能看出其還原翻譯時，使用何種標準揉合不同文體的史料。譯者選擇「模擬帝王的習慣用語，採用文言文的形式翻譯……以還原帶有帝王語氣的中文。」（溫洽溢譯，頁212）反映了譯者心目中的帝王之語，應是莊重的文言文體。

官修正史《實錄》是 *Emperor of China* 最常引用的史料，句型簡短，用詞典雅，是引用史料中，風格最正式的文言文體，如：「朕承太祖、太宗、世祖弘業……兢兢業業，軫恤臣工，惠養百姓，惟以治安天下為務。今觀胤祔，不法祖德，不遵朕訓……」（《實錄》，卷234，頁2-3）。相較之下，康熙的家訓《庭訓格言》記載生活上的談話，雖為文言文，但用語較通俗，句型也較為繁雜冗長，如：「若夏秋間雨水可慮，必覓高原……冬春則火荒可慮，但覓草稀背風處……」（《庭訓格言》，頁13）。這兩種史料都經過後人編修、潤飾，從康熙親筆書信〈清聖祖諭旨〉的口語白話，可看出康熙口語和官書文體風格的落差，像是：「問南府教習朱四美……他是八十餘歲的老人，不要問緊了，細細的多問兩日，倘你們問不上來……」（〈諭旨〉，頁19b）

在對照溫譯本的還原與原始史料後，筆者發現溫譯還原《實錄》時，幾乎是一字不改，僅在需要更動人稱時，或需配合英文句型時，稍作調

整，如《實錄》第 136 卷第 12 頁的「上率文武諸臣，以次仰射。上連發數矢，皆過峰頂。侍衛桑革拉、納拉善二人，射至其顛峰……」，溫譯本還原為「朕率文武諸臣依序仰射。除朕之外，惟侍衛桑革拉、納拉善得射過峰頂……」（溫洽溢譯，2005，頁 31）。風格較淺顯的《庭訓格言》，更動幅度較大，如上段引用的《庭訓格言》，還原之後，改為「……夏、秋間，當慮雨水，必覓高原……冬、春間，應思星火燎原，但覓草稀背風處……」（頁 33）。譯者將原文的句子切割、縮短，注意文句的對稱，更動重複的用詞，使用四字成語（「星火燎原」），顯示其對書面文體的偏好。因此，〈清聖祖諭旨〉雖是康熙親筆書信，卻因為文體口語，也被大幅修改，如〈諭旨〉第 16 頁的「潮汐之說，古人議論最多，總未得其詳……朕到海邊者……與本土人詢問，大約皆不同，所以將各處安人記時刻，亦不同。後知泉井皆有微潮，亦不準時。」經溫譯修改後，用詞更為書面（粗體為筆者所加）——「潮汐之說，古人**議論紛陳**，總**難知曉箇中實情**。朕臨海邊……然詢問**當地之人**，**所得時辰概皆不同**，各地**所載之起落時辰亦迥然有別**。嗣後，朕得知泉、井皆有微潮，但亦難知**確鑿時刻**。」（頁 81）。

溫譯除改用書面用詞與成語，句子也加長，另加入兩個文言介系詞「之」，此特色亦在其模擬的「帝王之語」出現，應證了譯者心目中的帝王，應使用莊重的文言文。以教廷使節覲見康熙的對話為例，對於這段引自西文史料的記載²，溫譯文體試圖模擬文言文的用詞：

朕諭令通譯張誠務必嚴正強調此點後，又謂：「教化王與爾等定能恤勉遠道而來、經年離鄉背井之西洋人。」（頁 90-91）

此羅馬使節稟道：「遠臣實能憐惜彼等之煎熬，易地而處體認彼等旅途之疲憊。」（頁 90-91）

除書面辭彙外，亦使用文言文人稱代詞：「朕」、「爾」、「彼等」、「遠臣」，使譯文帶有古體之感，但因使用複音詞的辭彙與四字成語，使得句子比《實錄》等史料長了許多。

上述幾例說明了溫譯並非一字不改地還原史料，文言書面的《實錄》保留得最完整，而口語的〈清聖祖諭旨〉大幅潤飾，其修飾的重點與溫譯的擬古體特色相仿，皆使用書面辭彙、成語³與文言文介詞「之」。從原典史料的修改與擬古體的風格觀之，溫譯想像中的帝王之語是文言典雅的，其描繪的康熙之語與史景遷筆下的淺白口吻截然不同，尤其是文言文人稱代名詞在還原後，重現康熙凌駕臣民的至高無上，與史景遷意圖描繪的平易可親迥然相異。

結論

史景遷大膽以親近的第一人稱口吻描寫康熙，淺白生動的風格，獲得許多讚譽。然而，這本逼真的擬自傳真能讓讀者看到康熙的內心之語嗎？史景遷全然接受《實錄》的記載，取材的適當性即受到質疑，而溫譯忠於《實錄》的還原，描繪與史景遷截然不同的康熙，不僅說明兩者對於康熙形象的想像有所差距，亦突顯出 *Emperor of China* 勾勒的康熙，經過了大幅「排演」（康無為（Harold Kahn）的批評，引自 Spence, 1974, p. 211）——即使史料文體殊異，史景遷仍以一貫的淺白風格呈現，代表其對康熙的語言風格先有預設。相較於史景遷的創新詮釋，譯者溫洽溢描繪的康熙，則是用語莊重典雅的傳統極權君主，為求描繪形象的一致，溫譯改動康熙親筆書信，讓真實的康熙語言更不可得，背離史景遷強調以康熙之語口述的創作旨趣。

溫譯仿文言文的擬古體風格，反而難以傳達史景遷的原著旨趣，亦讓人思考其他還原翻譯文體——與康熙朝白話相近的明清歷史演義小說文體，或許是另一種可行的選擇。

註釋

1. *Emperor of China* 第 117 頁的正文中，以 and 起頭的句子即有 65 例，but 起頭的句子有 53 例。
2. 此段原典出自 Rouleau, Francis A., S. J. (1705) Millard de tournon, papal legate at the court of peking: The first imperial audience. *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lesu*, LXII 1962, 264-323。
3. 溫譯大量使用成語擬古，非出於原典的常見成語可歸納出 89 個。

參考文獻

- 莊吉發 (1980)。清代史料論述二。臺北：文史哲。
- 清世宗 (1989)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。臺北：新文豐。
- 清高宗 (1970)。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百卷。臺北：華文書局。
- 清聖祖 (1964)。清聖祖諭旨編輯識。載於許寶衡 (主編)，*掌故叢編*。臺北：國風。
- 陳捷先 (1977)。清史雜筆第二輯。臺北：學海。
- 溫洽溢 (譯) (2005)。Jonathan D. Spence 著。康熙：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。臺北：時報。
- Biber, D. et al. (1999). *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*. Harlow, Essex, England: Longman.
- Freeborn, D. (1996). *Style: Text analysis and linguistic criticism*. Houndmills, Basingstoke, Hampshire: Macmillan.
- Spence, J. (1974). *Emperor of China: Self-portrait of K'ang-hsi*. New York: Vintage Book.

